



便到官府， 我也只是这般说

——何九叔和郓哥的故事(之四)

□胡杨



漫画 吴玉涵

上回我们讲到，武大郎在郓哥的鼓动下，急匆匆地赶到王婆的茶坊里来捉奸。

那么，郓哥此时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？

话说武大郎冲进王婆的茶坊里去捉奸，不想却被西门庆一脚踢中了心窝，当即就口吐鲜血、面皮蜡黄，昏倒在地。

小说写道：“郓哥见不是话头，撇了王婆撒开。街坊邻舍都知道西门庆了得，谁敢来多管？”

这“不是话头”是宋时的俗语，意思就是“不对头”。原来，郓哥一看武大郎捉奸捉出事情来了，于是，就趁乱先溜走了。

那么，郓哥明明是来帮武大郎捉奸的，他为什么又会趁乱溜走了呢？因为在此时的郓哥看来，武大郎只不过是报复王婆所使的一杆枪，所用的一颗棋子而已。

其实，郓哥在内心里并不是真的在乎武大郎，关心武大郎。所以，当西门庆一脚将武大郎踢倒在地的时候，扶起武大郎的并不是郓哥，而是王婆。

那么，为什么说郓哥在内心里并不在乎武大郎呢？我们从郓哥将潘金莲的奸情告诉给武大郎的方式，就可看出郓哥的心思。

小说第二十五回，郓哥从王婆的茶坊里哭着跑了出来，然后就在街上寻着了武大郎。

郓哥看着武大郎道：“这几时不见你，怎么吃得肥了？”

武大郎歇下担儿道：“我只是这般模样，有甚么吃得肥处？”

郓哥道：“我前日要余些麦稭，一地里没余处，人都道你屋里有。”

武大郎道：“我屋里又不养鹅鸭，那里有这麦稭？”

郓哥道：“你说没麦稭，怎地栈得肥奔奔地，便颠倒提起你来，也不妨，煮你在锅里也没气。”

郓哥与武大郎的这段对话，有个宋时的俗语，那就是用“鸭子”来指代被老婆戴了绿帽子的男人。

宋庄绰《鸡肋编》里有这样一个记载：“浙人以鸭儿为大讳。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，亦无气。后至南方，乃始知鸭若只一雄，则虽合而无卵，须二三始有子，其以为讳者，盖为是耳，不在于无气也。”

鲁迅先生《华盖集续编·马上支日记》对庄绰的这个记载加了个按语：“鸭必多雄始孕，盖宋时浙中俗说，今已不知。然由此可知《水浒传》确为日本，其著者则浙人。”

所以，郓哥从余麦稭入手，拐着弯儿说武大郎是只“鸭子”，武大郎果然被激怒了。但是，武大郎却并不相信郓哥所说的话。

武大郎道：“舍鸟猢猻，倒骂得我好！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，我如何是鸭？”

郓哥见武大郎不相信自己的话，于是又添了一把火，说道：“我笑你只会扯我，却不咬他左边的来。”

“左边的”是宋时的市井隐语。因为“龟”在宋时常指代男子性器，真武大帝身边有龟蛇二将，而龟又总是在真武大帝的左边，所以，这“左边的”在宋时也就暗指男子的性器了。

武大郎听了郓哥这话，还是将信将疑，说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对我说是兀谁，我把十个炊饼送你。”

郓哥道：“炊饼不济事。你只做个小主人，请我吃三杯，我便说与你。”

那么，郓哥见了武大郎之后，为什么没有马上把潘金莲的奸情告诉武大郎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郓哥想先激怒了武大郎，然后就可以好好利用一下武大郎了。

用郓哥的话说是：“我方才把两句话来激你，我不激你时，你须不来问我。”

因为武大郎是个毫无主见没有头脑的人，所以武大郎才会对郓哥这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言听计从。然后郓哥就对武大郎出谋划策，商定了明天捉奸的计划。

小说里有这样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，写出了郓哥的真实意图就是想利用一下武大郎。

小说写道，郓哥与武大郎商量好了捉奸的计划之后，“郓哥得了(武大郎的)数贯钱，几个炊饼，自去了。”

可见郓哥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讲的是武大郎的好朋友，会真的在乎、关心武大郎。

郓哥之所以要把潘金莲的奸情告诉武大郎，就是想借武大郎之力，来报复一下王婆。同时，又能从武大郎这里得些便宜，以饱自己的口腹之欲。

所以，郓哥在王婆的茶坊前，见武大郎捉奸捉出事情来了，眼看着这祸就要闯大了，于是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就先溜之大吉了，免得惹祸上身。

不过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郓哥此时人虽然溜走了，但他应该仍是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的。尤其是武大郎的死讯，对郓哥的触动应该是很大的。

我们做如此推断的理由，其实小说中是交代得清清楚楚的。

小说第二十六回，当郓哥在家门口碰到找上门来的武松和何九叔时，郓哥就已经猜到了武松的来意了。可见，郓哥是很了解事态发展的状况的。

武松还没有开口，郓哥就开门见山地对武松说道：“只是一件：我的老爹六十岁，没人养赡，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。”

原来郓哥的心里是明镜似的清楚，并且他也早已做好了要帮武松去打官司讨回公道的打算。郓哥并不像何九叔那样圆滑世故，走一步要看三步。郓哥是直奔主题，立马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可见当郓哥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他好像是完全换了个人。此时的郓哥，不再胆小怕事了，而是变得敢于担当了。

而这个变化的直接动因，就是武大郎之死。正是武大郎的悲惨遭际，使郓哥幡然醒悟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位。

他不想再沉默下去了。

所以，面对西门庆的淫威，郓哥选择的不是逃避，而是抗争；不是明哲保身，而是勇于担当。

现在，我们再回过头来，看看武松在那天早上见到郓哥时的场景。

小说写道，武松和何九叔离开酒店，径直来到郓哥家的门前。这时，郓哥手里挽着一个柳笼栲栳，刚好从外面余米归来。

这是武松第一次见到郓哥。应该说，武松对郓哥的第一印象是很好的。因为郓哥的所言所行，深深地感动了那个自小失却了双亲，与武大郎相依为命的武松。

郓哥的“所行”，就是郓哥一大早就外出余米的举动。这一方面，说明了郓哥家里的贫穷，因为已经没有了隔夜米。另一方面，则说明了郓哥养家的勤快，也就是《红灯记》里所唱的：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”

郓哥的“所言”，就是上面郓哥在见了武松他们之后，所说的那番表明自己态度的话语。这郓哥的所言所行，既让武松看到了几时自己的身影，也让武松感到了郓哥这个孩子的不易。

所以，武松见了郓哥之后，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：“好兄弟。”

“好兄弟”这三个字，既包含了武松对郓哥为人的认可，也表达了武松对郓哥敢于担当的感谢。接着，武松又从身边取出五两银子交给郓哥，作为郓哥老爹的生活费。

然后，武松就把郓哥叫到巷口的饭店楼上，点了三份饭，对郓哥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虽年纪幼小，倒有养家孝顺之心，却才与你这些银子，且做盘缠。我有用着你处。事务了毕时，我再与你十四五两银子做本钱。你可备细说与我：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里捉奸？”

于是，郓哥就把去王婆茶坊寻西门庆怎么受辱，出主意帮武大郎如何捉奸，以及听说武大郎死讯等事情的前后经过，都详细地向武松叙说了一遍。

武松很吃惊郓哥小小年纪，讲话的条理竟然如此清晰，所说的内容竟然如此详尽，于是，就问郓哥道：“你这话是实了？你却不要说谎。”

不料，郓哥的回答却让武松更加吃惊。只听郓哥答道：“便到官府，我也只是这般说。”

郓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武松此话是真是假的疑问，而是直接讲出了武松内心最想知道的答案，那就是，我郓哥即使到了官府里，也是这般说的。我郓哥所讲的话句句是真，我对我所讲的每个字都负责任。

这郓哥年纪虽小，但他的情怀却一点也不小。这让武松听了，怎能不感动？

于是，武松就说道：“说得是，兄弟。”

武松见了郓哥之后，总共只说了短短的五句话，但是，竟然对郓哥叫了三次“兄弟”。由此，足可见武松心中对郓哥的喜爱和器重。

如果说郓哥鼓动武大郎捉奸，是为了报王婆扔他雪梨的那份怨恨，那么，郓哥帮武松为兄报仇，则完全是出于正义了。

这，就是武松喜爱郓哥的根本原因。因为，武松自己就是一个爱憎分明、知恩图报的仗义之人。

所以，后来武松押去东平府，临行前还要去看望郓哥的老爹，送上十二三两银子作为郓哥做生意的本钱。

武松与郓哥的交情，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朴素而永恒的真理，那就是：好人，还是有好报的。